

古今美人軼事大觀



上海宏文圖書館印行

古今美人軼事大觀序

吾國五千年來類於史者不下千數百種汗牛充棟莫可枚舉然以科學衡之幾無一種有統系之規劃而供世人研究者吾友墨虹曾有中國無史一語固爲憤激之談然亦深挾吾國史官之弊竇大都吾國之所謂史者或爲帝王作紀事錄或爲一般忠孝奸佞作家傳一字之褒榮於華袞一字之貶利於斧鉞噫以此言史官乎墨虹之言不爲謬矣劍秋先生亦有是感遂犧牲三較之心血蒐輯歷代綺事邀余合編豔史大觀余何人哉敢云纂史第從劍秋之後以供錄事或可藉以藏拙耳夫豔事豔聞古今傳爲嘉話者亦莫可以數紀而因之傾國傾城史見亦夥然則其於世道人心之利害究何若曰是在人之善處與不善處也方今歐風東來美術日嚮人間豔事而佔美術界最大部份寶鴨香濃翠幃春暖固爲人世間至豔之事而兩小無猜

忘機譚笑亦人世間至豔之事也是故宇宙之大天地之闊眞豔之事並非僅限於宮室閨闈之間而野店荒村孤舟古剎之中亦有時或見又不僅限於妙齡兒女之間卽對於山川草木鳥獸昆蟲更進而至於神鬼百怪亦可爲豔之媒介斯在人處之境而變遷也余以爲古今豔事不僅左右人性且可左右山川草木鳥獸昆蟲以及神鬼百怪之性豔之魔力豈妙矣哉脫纂成書未始不可爲後人之龜鑑此劍秋之所以編纂豔史大觀若讀者而能領會手揮五絃目送飛鴻之意則編者之道不孤矣蒐輯之餘復贅數言以爲序

民國九年歲在庚申秋七月譚北楊塵因誌於上海春雨梨花館

序二

天地靈秀之氣獨鍾於女子是故山涯水渙代有佳人野店荒村偏生麗質而芬芳綺紉之豔跡亦遂遺留於人世文人雅士更據以譜諸詩詞筆之竹簡嘖嘖豔稱引爲嘉話然茫茫大地豔聞豔事何地無之兩小無猜並肩笑語此非妙齡少女之豔事耶夜燃寶燭曉試新妝此非新婚蜜月之豔事耶至若六宮粉黛百媚生春此又帝王之豔事也扁舟一葉情話喁喁此又逸士之豔事也推而至於秦樓楚館荒島孤舟亦何莫非豔跡昭昭在人耳目又豈僅限於此哉且精英所聚卽山川草木鬼怪神仙亦有時變遷幻化而爲豔情之借鏡是又比比然也語云花能解語情足感人於以知古今豔事實足以左右人性而變遷事物也課餘之暇因與楊子塵因合編豔史大觀一書破費三載之腦力犧牲二人之心血搜輯歷代豔事自周秦以迄明清

爲止將廿五朝之宮闈秘史閨閣豔情并關於芬芳旖旎之豔聞豔事編輯成書計分四卷都十餘萬言有句皆香無辭不豔真洋洋灑灑之豔史大觀也楊子塵因爲小說界之巨擘其所著作無不遐邇馳名洛陽紙貴此編爲其精華之選則價值可知矣當此趙盾司令酷暑熏蒸手此一編不啻飲冰凍之嚙嚙水頓覺神清氣爽兩腋生風也

時中華民國九年夏歷六月劍秋氏署於海上旅次

古今美人軼事大觀目錄

卷一

周

飄飄欲仙織錦女
巧善歌舞雙美人
一笑傾身又傾國
何期紫玉竟成煙
美人千古說西施
清歌曼舞獻殷勤
伶俐輕盈操織女
太史女憐才自薦
陌上桑詞一曲聞

秦

一度深情百世恩
一慟竟成千古恨
再世鴛鴦愛倍濃
英雄帳下喚虞姬

西漢

美人名士話纏綿
燕爾新婚生別離
鴛鴦交頸慶雙飛
弱不勝衣隨風舞
夢魂縈繞李夫人
千古同悲出塞時
賢德彰聞班婕妤
三千寵愛在一身

東漢

舉案齋眉伉儷情
徘徊帳下共春濃
風流冤孽是前生
棒打鴛鴦兩離分

三國

溫潤如玉豔如花
芳草萋萋觸處悲
巧妙無雙織錦娘
六宮粉黛無顏色
琉璃屏風位四香
鴛鴦同命復同心

西晉

始是君皇恩澤時
情在虛無縹緲中

靈犀一點春心密
此恨綿綿無盡期
自古紅顏多薄命
一朵閒雲停楚岫

東晉

風流佳話豔前人
迴文織錦感郎情
在天願爲比翼鳥

魏

輕薄桃花逐水流
白雪紅花相映嬌
夫也不良徒自苦
海誓山盟表此心

宋

面首三十隨心擇
身可辱兮情難奪
雪貌花膚仔細看

齊

蛺蝶翩翩撩綺思
姻緣頓變惡冤家
青紗帳裏喚卿卿

梁

恨不相逢未嫁時
了却相思宿孽緣

陳

曼聲低唱後庭花
菱花寶鏡慶重圓
生則同衾死同穴

隋

錦帶締成同心結
願作鴛鴦不羨仙
前塵影事上心頭
美人秀色可療飢
白綾三尺了殘生
美人顏色古人詩
離合悲歡有定時

古今美人軼事大觀

●周

▲飄飄欲仙之織錦女

成王五年。有國祇之國。去王都九萬里。獻女工一人。善工巧。體貌輕潔。被織羅雜繡之衣。長袖修裾。風至則結其衿帶。恐飄飄不能自止也。其人善織。以五色絲納于口中。手引而結之。則成文錦。

▲巧善歌舞之雙美人

昭王二十四年。東甌獻二女。一曰延媧。一曰延嬋。二人皆辨口麗辭。巧善歌舞。步塵無跡。行日中無影。及昭王游於漢水。二女與王同舟。乘擁夾王身。同溺于水。故江漢之人。至今思之。立祠于江湄。數十年間。人于江漢之上。猶見王與二女。乘舟戲于水際云。

▲一笑傾身又傾國

幽王寵褒姒。廢申后及太子宜臼。而立褒姒爲后。以其子伯服爲太子。褒姒好聞裂繒聲。王日發繒裂之。以適其意。褒姒不好笑。王欲其笑也。誘之萬方。故不笑。王與諸侯約。寇至舉烽火爲信。則舉兵來援。王欲褒姒笑。乃無故舉烽火。諸侯悉至而無寇。姒乃大笑。王悅之。因爲數舉烽火以媚之。諸侯益不至。厥後申侯與犬戎入寇。王卽舉烽火徵兵。諸侯皆不至。犬戎遂殺王于驪山下。虜褒姒。盡取周寶賂而去。西周遂亡。

▲何期紫玉竟成煙

吳王夫差之女紫玉。年十八。姿容豔麗。飄飄若仙。有童子名韓重者。年與女相若。早有神童之譽。玉悅之。私相交往。許之爲妻。重學于齊魯之間。臨去。請於父母。使求婚于王。王怒不與。玉氣結死。葬閭門外。三年重歸。問父母。知玉

死已葬。重哭泣哀慟。具牲帛往弔。玉從墓側形見。謂重曰。昔爾行後。令二親從王相求。謂必克從大願。不圖別後。我父不允。奈何。歌曰。南山有鳥。北山張羅。鳥既高飛。羅當奈何。志欲從君。讒言孔多。悲結生疾。命沒黃爐。命之不造。冤如之何。羽族之長。命爲鳳凰。一日失雄。三年感傷。雖有衆鳥。不爲匹雙。故見鄙姿。逢君輝光。身遠心近。何當暫忘。歌畢。欷歔流涕。要重還家。重曰。生死異道。懼有尤愆。玉曰。一別永無後期。子將畏吾爲鬼而禍子耶。重感其言。遂之還家。玉與之飲讌。三日三夜。盡夫婦之禮。臨出。取徑寸明珠以送重。遂詣王自說其事。王大怒曰。吾女既死。此不過發塚取物。託以鬼神。趣收重。重走之墓所。訴玉。玉曰。無憂。妾當白王。玉梳妝後。忽見王。王驚喜問曰。爾何緣生。玉跪而言曰。諸生韓重來求玉。大王不許。今名毀義絕。自致身亡。重從遠還。詣塚吊唁。玉感其篤衷。出與相見。因以珠遺之。並不發塚。愿勿推治。夫人聞

之出而抱之。玉如煙然。

▲美人千古說西施

越王勾踐得國中苧蘿山鬻薪之女。名西施者。飾以蘿黻。教以容步。習于土城。隨于都巷。三年學服。乃使相國范蠡進獻於吳。曰。越王勾踐。竊有二遺女。越國洿下困迫。不敢稽留。謹使臣蠡獻之。大王不以鄙陋寢容。願以納供箕帚之用。吳王大悅。曰。越貢二女。乃勾踐忠吳之證也。卽納之。處以椒華之房。貫細珠爲簾幌。朝下以避景。夕卷以待月。二人當軒並坐。鏡理靚粧于珠幌之內。竊窺者。莫不動心驚魄。謂之神人。吳王因之惑亂沉湎。不領政事。及越兵入國。乃抱西施以逃。吳遂死于亂軍。越兵得西施。乃獻于范蠡。蠡卽同泛五湖而去。今嘉興南百里外。有語兒亭。卽勾踐令范蠡取西施以獻夫差時。西施于路。與范蠡潛通。三年始抵吳。遂生一子。至此亭。其子一歲能語。因名

語兒亭云。

▲清歌曼舞獻殷勤

燕昭王二年。廣延國來獻善歌舞者二人。一名旋娟。一名提嫫。並皆玉質凝膚。體輕氣馥。窈窕綽約。絕世無倫。或行無踪影。或積年不飢。昭王處以單綃華輶。飲以瑤珉之膏。飴以丹泉之粟。王登崇露之台。乃召二人徘徊翔舞。殆不自支。王以纓縷拂之。二人皆舞。容冶妖麗。飄飄欲仙。而歌聲輕颺。尤足令人心醉。乃使女伶代唱其曲。清響流韻。雖飄梁動木。未足嘉也。其舞一名榮塵。言其體輕與塵相亂。次曰集羽。言其婉轉若羽毛之從風。末曲曰旋懷。言其支體纏曼。若入懷袖也。乃設鱗文之席。散荃蕪之香。香出波弋國。浸地則土石皆香。着朽木腐草。無不鬱茂。以燠枯骨。則肌肉皆生。以屑噴地。厚四五寸。使二女舞其上。彌日無跡。體輕故也。昭王于是處以崇露之台。設枕席以

寢讌。遣侍人以衛之云。

周

▲伶俐輕盈之操櫓女

趙簡子南擊楚。渡漢。津吏醉臥。怒將殺之。其女娟。性敏慧。持櫓走前曰。妾父恐君渡不測之淵。故禱求江淮之神。不勝杯酌。遂至沉醉。妾願以微軀。易父之命。簡子遂釋不誅。將渡。娟攘拳操櫓而前。中流發激。棹之歌曰。升彼河兮而觀清。水揚波兮而杳冥。冥。禱求福兮醉不醒。誅將加兮妾心驚。爵既釋兮。澶乃清。妾持櫓兮操其維。蛟龍助兮主將歸。呼來權兮行勿疑。簡子大悅。比歸。納爲夫人。

▲太史女憐才嫁襄王

齊湣王之遇殺。其子法章。變姓名爲大史敫家傭。太史女奇法章之狀貌。以爲非常人。憐而常竊食食之。與私焉。後宮中及齊亡。臣相聚。求湣王子欲立。

六